来自江苏常熟的徐忠礼热爱登山，是常熟当地第一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者。近日，他又登上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，还徒步最后一纬度抵达南极点，接下来正在挑战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，向着完成全球“7+2”极点的目标更进一步。60岁的徐忠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有人问我徒步到景点有什么意义？我说没啥意义，只是喜欢而已。我就喜欢登山，我能登上这个山，这一辈子也就值了。”

中国大爷登顶南极最高峰

徒步115公里抵达南极点

南极点ALE大本营

徐忠礼登上文森峰

南极点的太阳

“登顶有两大难点”

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，徒步到达南极点，是60岁的徐忠礼企盼已久的挑战。他年轻时就喜欢爬山，40岁以后，他开始户外徒步登山，越走越远，越爬越高，2021年登上了珠穆朗玛峰，成为常熟登顶珠峰第一人。现在他有一个很大的目标，就是想完成“7+2”，即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，再加上徒步到达南北极点，“这个是登山界的最高荣耀。”

今年徐忠礼计划挑战的是南极洲，经过一年多的准备，11月26日徐忠礼终于抵达南极。他的计划是先攀登文森峰，然后从南纬89度开始徒步100多公里抵达南极点。

文森峰虽然海拔不到5000米，但是登顶有两个难点，“一是它位于极寒地区，南极大陆平均气温在零下25摄氏度左右，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7摄氏度，升高5000米就下降35摄氏度，那么顶峰气温要达到零下四五十摄氏度，珠峰顶气温也只有零下30多摄氏度。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装登山，背了大概20公斤的装备，还要爬山，非常累，以前有向导和脚夫帮助，我背的东西只有几斤重。”

他和同伴先在营地休整两天，“领队组织我们练习穿着滑雪板走路，徒步南极点111公里就得靠着这个滑雪板才能完成，所以学会这项技术相当重要。”徐忠礼还遇到了同为中国人的在读研究生杨先生，“他和我的行程有所不同，他最后还要参加12月13日在南极举办的冰雪马拉松比赛，此次马拉松比赛全世界共有三十人左右参加，总里程42.195公里。”

“疲惫到无力激动”

11月30日下午3点多，徐忠礼乘坐飞机抵达海拔2140米的文森峰大本营，看着头顶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，徐忠礼不由感叹与山下简直是两个世界。

在经过一夜的休整后，第二天徐忠礼一行人穿上登山鞋拖着滑雪板前往C1营地。不到10公里的路程，他们在茫茫雪地里走了7个半小时。徐忠礼表示，在前往C2营地的途中，道路开始变得有些陡峭，需要背着重装包用上升器攀爬垂直上升约800米，遇到暴风雪，临时扎帐篷躲了3个多个小时，“如果没有帐篷，肯定会被冻伤，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我记得当时刚爬上来，一阵狂风扑面而来让我们都措手不及，不一会儿有位女队友就开始抽搐发抖了，我们便赶紧搭帐篷抱团取暖，最后等了3个多小时风停了，再向上爬了200米到达C2营地”。

最后冲顶是攀着绳往上走的，1200米的距离，垂直海拔落差800米，用12根绳子连起来的，坡度超过40度。

南极时间12月4日23点24分，徐忠礼成功登顶海拔4892米的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，他向记者回忆说他当时已经疲惫到无力去激动了，“虽然当天风和日丽，没遇到什么困难，但是上升了1200多米，花了14小时确实让人走到崩溃”。

“时间就像静止了”

在结束了文森峰的攀登后，经过几天的休整，12月8日，徐忠礼和同伴又马不停蹄地出发前往南极的最后一纬度，开始徒步到南极点的行程。

徐忠礼介绍，他们是从海拔2780米、约南纬89度徒步到南极点，也就是南纬90度，总公里数约为115公里。“当时刚下飞机抵达南纬89度，便遭遇到了这个季节难得一见的白化天气，放眼白茫茫一片，分不清东西南北。”徐忠礼说，即使遭遇极端天气，他们还是穿上了滑雪板，拖着雪橇迈开了人生徒步南极点最后一纬度的第一步。

在南极冰原上徒步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最后一纬度的冰原非常平坦，海拔起伏只有50米，“四处都是白茫茫一片，在这样的地方拖着沉重的装备行走，和登山不一样。登山一步一景，而这里的景色几乎始终不变，极昼的太阳始终悬挂在天上，时间就像静止了。这种经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体验不到的，因为它没有风景，没有动植物，眼睛看到的就是白茫茫一片，对人的意志力考验非常大。”

在徒步的过程中，徐忠礼的脸被冻伤，裂开一道大口子，第二天的时候脚上也起了个大水泡，“水泡有将近半个脚掌那么大，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。”徐忠礼表示，那时候他只能咬牙坚持，继续跟着队伍坚持走。

“爬也要爬到极点”

为了缓解疼痛，徐忠礼只得每4小时吃2粒布洛芬缓释胶囊。在距离南极点还有8公里的时候，前面的领队激动地说已经能看到极点了，大家都加快了脚步，自己也跟着队伍向前冲，“我当时心里就暗下决心，脚不好我还有手，爬也要爬到极点！”

12月14日，在徒步的第七天，徐忠礼一行人终于抵达南极点，徐忠礼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此刻他所有的情绪全然爆发了出来，看着柱子上被雪映照得好似水晶般晶莹剔透的极点球，徐忠礼流下了两行热泪，并像发了疯似的在雪地里手舞足蹈。

第二天从南极点回到联合冰川大本营，他的两个脚掌的前半部分几乎都被磨破，伤口和袜子粘在一起。好在南极是无菌环境，经过几天的治疗，伤口已经有了很大改观。

12月23日，他已经抵达位于阿根廷境内的阿空加瓜大本营，这是南美洲最高峰。“7+2”挑战徐忠礼已经完成了“4+1”，只要脚伤不影响徒步，他就准备登上这座山峰。

徐忠礼说，“有人问我徒步到景点有什么意义？我说没啥意义，只是喜欢而已。我就喜欢登山，我能登上这个山，我感觉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。哪怕倒在路上，我也是心甘情愿”。

据《扬子晚报》 徐韶达

登山的队友们

徐忠礼的脚被磨破